

北疆文学丛书

王立信

白菊園紀事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47.5
1

白 菜 园 纪 事

王 立 信

B 101420

内 容 简 介

本书包括《白菜园纪事》和《一门双星》两个中篇。前一篇通过一对青年的恋爱故事，反映了三中全会后农村的巨大变化，生动有趣。后一篇故事新颖：姐姐是击剑冠军，是耀眼的明星；妹妹初登影坛，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影坛的明星。报刊连连地登着姐妹俩的合影，甚至时装、香指的宣传、推销，也要借助于这双星的声誉和倩影。姐妹俩怎样继续攀登高峰？人们应如何对待这双星？在轻松喜剧性的故事中，请读者深思。

责任编辑：徐式平

封面设计：史春珊

封面题签：郭肇庆

插图：潘衡生

白 菜 园 纪 事

王 立 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2号)

鹤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 10/16·插页3·字数95,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550

统一书号：10093·530 定价：0.40元



作者近照

目 录

1 白 菜 园 纪 事

70 一 门 双 星

白菜园纪事

一

到了花神庙，简直就象歌子上唱的，是到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花房里，花圃里，花台子上，花架子上，满眼看到的，都是花。

一台台的摇头喷灌器，在喷着水。白茫茫的水雾，被太阳光一照，五颜六色的。水雾轻轻地洒落在花枝子上，花朵子上，花叶子上，那千姿百态的，姹紫嫣红的盆景、花卉，自然是格外的好看。

就在离花圃不远的地方，有一圈爬满了奶黄色重瓣丁香菊的竹篱笆，围成了一个花农家庭特有的小院子。院子里，摆着一盆盆的茉莉花，一株株的白兰花。

一个二十来岁正当年的姑娘，在熟练地采摘着洁白的花朵子；姑娘一双水汪汪的眼珠子，两根乌油油的长辫子，适时、合身的衣裳，裹着她那丰满圆润的肩膀头子，和那饱鼓鼓的胸脯子。

她站在花丛里头，简直叫人分不出哪块是花，哪块是她。

她把采摘下的花朵子，放在一方手帕子上，轻轻地捏起了手帕子的四只角，哼着一支叫《茉莉花》的老歌子，喜滋滋走出了自家的小院子。她从那些花台子、花架子当中走过去，她从一片五颜六色的水雾下面穿过去，她离开了花神庙，又跨上了一座小石拱桥，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白菜园。

说起这个白菜园大队，老早有十分荣耀的一章。二十多年之前，农业合作化的初期，毛主席到这块来视察过。如今，白菜园到处都可以看到当年视察留下的胜迹。

那一年，毛主席就是从这座小石拱桥上跨过来，踏上了白菜园的地面的。如今，桥栏杆上还镌刻着三个大字，叫：“视察桥”。

桥脚下，有一条石子路，是毛主席那年进村时走过的，如今还叫“视察路”。

路边子上，有一块田，毛主席那年在田埂上蹲下来，还抓了一把泥土细看过的，自然一直被称做“视察田”。

在路的那一头，老早是一片空场子，毛主席就在这块跟白菜园的社员们亲切交谈的。后来，场子上盖起了一座精致的两层小楼房，叫“视察楼”。楼上头陈列着毛主席在白菜园视察时拍的照片，和用过的桌子、椅子、痰孟子、茶壶、茶杯、烟灰缸，就连那一把泥土，也被人细心地收集拢来，放在一只瓷盘子里，供人们瞻仰……

文化大革命那一阵，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来白菜园参观学习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为了安排这些人的来往接送，睡觉吃饭，各样方便，县里在白菜园周围的几个小镇

上，专门盖了四五个旅馆，七八个饭店，又新开了一条从县城直达白菜园的柏油马路；白菜园大队也压平了六七亩上好的菜地，搞了一个考究得很的停车场……

参观的人总是照着一定的规矩，跨过“视察桥”，沿着“视察路”，经过“视察田”，来到“视察楼”，瞻仰那些珍贵的革命文物，而后再听白菜园的队长王松德讲述他当年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时的幸福情景。

可惜的是，白菜园的现状，跟那一页荣耀的历史，跟它在外头的名声，实在是太不相称。二十多年来，生产没得多大发展，照样是钉耙筑地，依旧是沟灌瓢浇。碰上风调雨顺，还能马虎过去，像一九七八年这样的天干地旱，它就现形出丑了：一片片菜地，焦干、滚烫，菜叶子全都卷边、发黄；每天上市的蔬菜，少得真是可怜……

好了，这些我们暂且不去多说它了。花神庙的姑娘这会子到白菜园来，不是为了缅怀它的历史，也不是为了改变它的现状，她是来找她的那位“情郎哥哥”，有点私事的。

姑娘的“情郎哥哥”是哪一个？就是人称“小能豆子”的石清明。

二

石清明这个“小能豆子”的外号，是哪块来的？是从他的老子——“老能豆子”石成山身上承继得来的。

石成山的外号又是从哪块来的呢？也是祖宗传下来的

吗？这倒不是的。这是他苦磨苦练，磨练出的耕耖犁耙、铧耩刨锯，桨篙篷舵，等等，等等，浑身的本事赢得来的，人说他是二十亩田的肥土才长出一颗能豆子。

有句老古话，叫“能人无忌”，说得过头了。还有一句话，“能人忌讳少”，恐怕总有点子道理的。

如今的年轻人是不晓得的了，老早差不多家家的房柱子上，门头上，都贴了一些红纸条子，上面写着：“童言妇语，鸦鸣鹊噪，一概无忌”；“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实骨子哩，写这个“一概无忌”，正是因为“一概都忌”，写这个“百无禁忌”，正是因为“百事皆忌”。翻开那些皇历本子，到处都是“不宜”怎么怎么，“禁忌”什么的。就是平常日子，抬腿动脚，张嘴闭嘴，也都要小心留意。手指头不能朝天上指，老天要生气的；两只脚不能站在门坎子上，门神要发怒的；屁股不能坐在字纸上，孔圣人要怪罪的；就连香烛纸马，灶王爷像，也不能说“买”，要说“请”……多哩！真是讲究不尽。

石清明他老子石成山这个“能豆子”哩，就有点子不同，自小是个“笑佛老爷”，整天乐呵呵的，他是想说就说，要做就做，别人说他几句不吉不利的话，他也不在乎，不大讲什么“忌讳”的。

那一年，石成山才订了亲事，大年三十，在他老丈人家里头喝酒，他大舅子也有了几分醉意，临送他出门，跟他开了个玩笑，说：“叫我妹妹送你一段吧，你昏头昏脑的，不要一头栽倒路上起不来。”三十晚上，是“诸神下界”，禁忌特多，这还了得！他大舅子赶忙打了自己几个嘴巴子，他丈

人、丈母也都来拉他，叫他今晚上千万不要出门走路。他倒笑笑说：“不碍事，不碍事，我不忌这个。”只管出门上路走了。

第二年，他成了亲，到了年根，新娘子跟他说：“哎！你去请一张灶王爷的像家来呀！”他听了，说：“请？不给他钱，店里能让你把它请家来吗？还是拿钱买啊。买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花钱买一张贴在房里当画看看也好，贴在灶头上，烟熏火燎，把好好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弄得黑糊糊的，可惜掉了……”他妻子捂他的嘴，捂不住，又气又怕，哭了一场。他倒又笑笑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本来，在白菜园的村头上，有一个“关帝庙”，供的是三国时桃园三结义的老二关云长。关云长虽是一名赫赫武将，本也是个肉身凡人，后来不晓得怎么成了“菩萨”了，到处都有他的庙。这一座关帝庙，因为年久失修，到解放那年，已经是墙倒屋坍，就连关帝菩萨的圣像，也是缺胳膊少腿的了。政府决定把这个庙拆掉，村子里的人哪个也不敢动手，石成山站出来，说：“我来，我来，不碍事的。”他一带头，别的人才慢慢地跟上来。等把庙拆掉了，只剩下关云长那泥塑木雕的圣像站在那块，人还是不敢去搬动它，石成山又走过去说：“我来，我来。”有人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跟他说：“你晓得东吴大将吕蒙是怎么死的？他把关公逮住，关公被杀掉了，就在玉泉山显圣，大喊一声：‘还我头来！’吕蒙倒在地上，七孔流血，一命呜呼。你也要当心关公显圣噢！”石成山还是笑笑说：“不碍事，不碍事，我不忌这个。”人见劝他不听，就各找各的由头，躲开去了。

石成山有言：“一天到晚，忌这忌那，束手束脚，再能的人也一事无成哎。”

拆掉了关帝庙之后，他的名声，着实响了一阵子，远近的人都晓得的。

后来，日子一天一天好过了，大家的禁忌都少了，那些“童言妇语，鸦鸣鹊噪，一概无忌”、“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之类的红纸条子，就不贴了，石成山的这些事情，好像也不是很稀奇的了。

哪晓得，过了没得多少日子，禁忌的事情又渐渐地多起来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忌讳就更是多得不得了，又是抬腿动脚、张嘴闭嘴，都要小心留意了。“太阳落山了”，这话不能说；“夏天日头毒”，这话也犯忌；屁股又不能坐在字纸上了，倒不是怕孔圣人怪罪，实在是报纸杂志上头领袖的肖像和名字太多了；连毛主席的像和书，也不能说“买”，得要说“请”：“请一张宝像家来。”“请一本宝书家来。”……多哩！多哩！也真是讲究不尽的。

有一天，石成山的老伴跟他说：“快去请一张宝像家来，刚才来通知了，连灶头上都是要贴的。”

石成山一愣，说：“请？不给他钱，店里能让你把像请家来吗？还是拿钱买啊。再说，我们毛主席的像，哪能贴在灶头上呢？烟熏火燎的……”

他老伴拼命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再朝下说。她把他的手掰开来，问她：“我这话又犯什么忌啦？”

他老伴说：“不犯忌？要是刮到吕布他们耳朵里头，能叫你坍一层皮哩。”

慢着，刚才提到过关云长，这会子又哪来的一个吕布呢？

这个“吕布”，本名吕荣生，当时不过二十郎当岁，因为他在白菜园很多事情都比一般人要早一步，快一步，还要多走一步，他这三个一步传到公社党委徐仲玉书记那块，徐书记又在大会上夸他是“彻底革命的三步”，人就叫他吕“三步”了。有的人，像石成山的老伴这些女流之辈，只听过“吕布戏貂蝉”的戏文，没看过《三国演义》的书文，以为“三步”的“步”就是“吕布”的“布”，常常就省掉个“三”字，喊他“吕布”了。

石成山跟他老伴说的这句话，没得刮到吕“三步”的耳朵里头，可他后来还是被人家抓住不少的把柄。

有一回，两个外地来参观的人，悄悄地叽咕：“哎！到了视察楼，快点子走一圈就出来，要不到的话，玩过了善卷洞，张公洞，就来不及去玩鼇头渚了。”

他们这话被石成山听到了，他就跟人说：“唉！这些人哪是诚心实意来参观的？反正花老共的钱不心疼，借这个名目到锦绣江南游山玩水来了。”

石成山根本想不到这话犯什么忌讳，吕“三步”偏说他是“恶毒攻击”，提出要立即逮捕石成山这个现行反革命。

幸亏王松德队长出面，说了几句好话，念他石成山祖宗八代都是贫雇农，在建造视察楼的时候，又尽过心，出过力，献过手艺，才没得把他逮进大牢，只就地在白菜园批斗了两三场。

当其时，石成山的大儿子、石清明的哥哥石长明，正在

谈恋爱，他那对象很是害怕，有点子不想再谈下去的意思，又听说吕荣生还演了一出新“吕布戏貂蝉”，石长明急得不得了，跑家来恳求石成山为小辈们的前程想想，把那“能人忌讳少”的毛病改改。

石清明气不服，愤愤地说：“我就想不通，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怎么这会子的忌讳倒这么多啊？……”

石成山听大儿子跑得来埋怨他，心里头自然也不好受，禁不住叹了一口气。为了给小辈们的前程着想，也为了让自己这一身本事给大家多添一点子好处，不要被批斗会消磨掉时光，他只得发狠心“改改”了。

到底年纪大了，没得多少日子，石成山就一病不起。又过了一年，他的老伴也跟在后头，走了。

石成山死了之后，他那“能豆子”的外号，没得传给长子石长明，倒被小儿子石清明承继得来了。为了有点子区别，有时候人就喊石清明是“小能豆子”。

区别自然也不单单在“老”“小”。石清明比起他老子石成山来，除了耕耖犁耙、镢凿刨锯、桨篙篷舵，等等之外，还会上一点子机械电工，吹拉弹唱，认识了玉兰之后，又在盆景、花卉上头，学到了一些本领。这样一来，他那“能豆子”的名声，好像还比石成山更大一些。

“能人忌讳少”，在这上头，石清明也是跟他老子一脉相承的。

.....

且说这会子，那位花神庙的姑娘，来到白菜园的时候，

没得找到她要找的石清明，倒被一群正在挑水浇菜的姑娘、嫂子们拦住了，她们唧唧喳喳地，嘻嘻哈哈地：

“玉兰！来啦？”

“玉兰！是找清明的吧？”

“废话，不找清明找你呀？”

“找我有什么用场？要么我把她说给我家小叔子。”

“那石清明要急得投河上吊了。”

“你们真是瞎嚼舌头！”

“不碍事的，石清明是能豆子忌讳少哎。”

“哈哈！哈哈！”

“格格！格格！”

玉兰抿嘴笑笑，她没得点头，没得摇头，也没得作声。

这时候，有个叫苏木香的姑娘，从小河边子上挑了一担水走到这块来，她一看见玉兰手上拎的手帕包子，就放下了肩上的水桶担子，兴冲冲地问：“玉兰！今天是什么花？”

她用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不等玉兰开口回话，就学着人家卖花姑娘那唱歌一样的腔调，喊了起来：

“茉莉花！……白兰花！……”

她一边喊着，一边就走过去，拿过手帕包子，掀开一只角，拣了一朵嫩白如玉的白兰花，别到自己胸前的钮扣子上。

玉兰忙把花朵子分给在场的姑娘、嫂子们，又拿了几朵茉莉花，给木香插在她那紫罗兰塑料发夹子上，而后亲昵地靠到了木香的身上，搂住了她的肩膀，想悄悄地问石清明这会子在什么地方。

哪晓得，木香忽然“啊呀啊哟”叫了起来。

玉兰慌忙放开了她，见她一下子又皱起了眉头，苦着脸，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愣住了。

木香轻轻地揉揉右边的肩膀头子，埋怨地膘了玉兰一眼，说：“疼死了！”

玉兰拉开木香的衣裳领子，一望，她肩膀头子真的是又红又肿，再望望她身边两只圆圆滚滚的大水桶，还有那根粗粗硬硬的榆木扁担，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唉！这一百八十斤的水桶，你们要挑到哪一天？”

木香听了这话，忽然又一本正经地说：“一直挑到共产主义！”

玉兰又是一愣：“啊？挑着水桶到共产主义？”

木香撇撇嘴，笑笑：“我们队长说的呗！”

提起白菜园大队的队长王松德，自然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家都称呼他：“九千岁”。

三

王松德是土改运动的积极分子，白菜园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那一年，就是他以初级社社长的身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

从那以后，二十多年来，凡是有什么政治运动，省、市的报纸、电台，都要首先报道他的讲话，或是“热烈拥护”，或是“愤怒声讨”，或是“坚决照办”，或是“强烈谴责”。文化大革命中，只要有一项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报纸上也总要登

一张他领着社员们在“视察楼”前连夜进行学习、讨论的照片。

全市郊区各社、队，不少土改、合作化时期的干部，经过历次运动的筛子筛，箩子箩，死的死了，倒的倒了，倒了再爬起来的，大多也没得那个精气神了。唯独王松德，是个常胜将军。

他是省、市、区、社各级党委的委员，又是省、市、区、社四级的人民代表；尽管他识字不多，他是历届“毛选学习积极分子”；尽管他没得多少工夫参加队里头的生产劳动，他还是各种名目的“劳动模范”。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若是有什么荣誉称号少掉了他，恐怕人倒都要诧异得不得了。

他走到哪一条街上，男女老少都要站下来，跟他点头，招呼；他走进哪一个会场，书记部长都要站起来，给他让座、倒茶……

“老能豆子”石成山哩，是听过隋唐演义故事的，根据王松德的这些经历，就跟他开玩笑，说他是瓦岗寨上的那位程咬金，是一名“福将”，虽不能做得“万岁爷”，也可以封上一个“九千岁”的。

为了这个玩笑，石成山差一点子又要遭殃。

按照吕“三步”那早一步，快一步，还要多走一步的彻底革命精神，他认为对王松德的态度，就是对党、对毛主席的态度，石成山居然把王松德比作封建王朝的程咬金，分明是别有用心。是可忍，孰不可忍！

幸亏有人多了一句嘴，说程咬金这个人也是造反起家

的，应该算是个法家人物，把王松德跟他比，不能算是讽刺，其实是赞颂。

这样，石成山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九千岁”也就成了对王松德的尊称。这大概还算是石成山的一功，后来王松德才为他说了好话的。

按照吕“三步”的意思，他又要多走一步了，提出在喊了“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之后，还要加一句：“王松德队长千岁！千岁！千千岁！”

倒是王松德自己觉得不妥。吕“三步”这才作罢。

.....

世间万事万物，总是要变化的。

这一阵子，白菜园就没得老早那么热闹，渐渐地有点子冷清了。工人忙做工，农民忙种田，学生忙读书，各人都想要干点实实在在的的事情，到白菜园来参观学习的人，就少了，少得多了。压平了六七亩上好的菜地搞的那个停车场，上头的杂草有寸把、两三寸高了.....

王松德哩，也没得老早那么忙，渐渐地有点子闲下来了。菜地上也能看得到他的人影子了。他走在街上，人还是跟他点头招呼，却是一边招呼，一边走自己的路，用不着象老早那样站下来让他先走过去，而后自己再走了.....

一样一样的事情，王松德都觉得不习惯了，有时候，还觉得有点子孤单.....

哪晓得，就是在白菜园，也有人敢公开地对王松德不大恭敬了。这天上午，石清明这个“小能豆子”就当众跟他顶撞了起来。